簡易集

卷之三

序 識 跋

簡易文集卷之三 目錄

序

識

跋

辛丑司馬會帖跋

春川別語帖跋

簡易文集卷之三

序

僧景晶詩卷序

詩有序自漢儒序三百篇而始至唐人為贈人以言則益盛為之而方外之人如暢也得之於韓濤也得之於柳其尤焉者也今景晶聯五色牋為軸將遍干于搢紳請余序其首即柳氏所謂吳鼎之後而秉韋之先者余不辭而留之既數月晶復來訪蓋余未為也晶愠曰晶之屬子勤矣而迄之靳也奚余謝而

言曰吾固欲爲汝言獨不得所以爲汝言者焉曰欲言則奚不可子之道也子能擧之晶之道也晶也能闡之奚不可余曰夫惟曰寂滅而無之又無者汝之道也曰寂曰感未始無有而通天下之故者吾道也將悅汝以語無乎則吾喪吾也將語吾有以荅乎則汝無得於吾也奚言而可曰曩予於香林也晶也與之處者數月古之士大夫有論交於方外者晶雖無以當之予是之叙足矣又奚必晶與子之道余曰然人之所得於天常而命之

曰倫者五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吾所謂道則此其大者然亦有差焉彼之道無君臣無父子無夫婦昆弟况朋友之交乎况道不同而與處者乎吾固不能無情於汝而意汝之不能有情於吾也是故未之言汝誠樂聞之也將舍其名而進其行自吾父子君臣之懿而盛言之吾不止如韓氏矣晶乎汝然之乎不然奚吾言之以耳往質之諸君子焉

送林叔茂寧邊判官序

寧為西邊大都護故節帥兼其長而貳則通判也然帥多出巡及在行營則通判實主一府而帥顧為客焉凡牒訴之填委廩餼之交午責無小大所歸非固材敏者不可而地則近邊官與佐幕者聯又非由兩科者不可而牙纛之下吏士驕豪求不勝煩而繼之以狠故近議又謂非選文士歷華要堪彈壓者不可此叔茂先生所以有行也將行徵余言余謂之曰先生儒而通文以吏事至迎刃左右具宜非材敏而何乎先生挽強射堅則伏武

夫談議緩急則將家不如非由文科一而兩者乎先生跋于銀臺揚于騎省方且屢擬薇垣而試之外其於彈壓有足言乎然吾於先生故舊也不徒以頌而以規可乎右人爲府判言必曰善遇誠報如李觀於常州周必大於筠州是已誠不誠在我者也善不善在帥者也然帥常武弁其不欲以不善遇文士固也況如先生選者乎況主客之形與古所謂府判者異遇顧著在我報顧著在彼我果以誠彼寧有不善耶獨恐以文士故簡亢自爲

不問事利害輕重務立異以勝使在我與在彼者胥不免於衰薄則甚不可也此特區區過憂非所以待先生者然先生之加之意則時輩凡貳帥府者將有所矜式焉

送湖南臬監司序

觀察使欲威行於吏而仁行於民世之恒言也蓋其職循行一道布宣 上德意則於民仁孰善焉獨以州府之尹郡縣之長爲一切吏而威以蒞之則有不可者何也我 朝重親民之寄凡令八道爲邑三百而文儒居半

至用諸流則更加掄選大抵多賢士大夫也
為觀察使宜以誠信相感恥誼相養而情志
之相通禮意之相加焉不幸有過則諭使改
之有不遠則使悛之又不幸有尤亡狀者而
後以法黜矣然且常示勿喜焉可也不然求
駕御之術於誠信之外使彼之不免以計應
我為溪雖頻急之政使彼之不暇擇乎恥誼
以奔命於我情志乖隔而禮意亢絕使彼常
負蚤而觖望矣幸其過與不遠而摘之又幸
其尤亡狀者而發之惟恐譴何不悛名罪不

浮於實使當之者有殺身不足以滅之蓄恨
而餘亦為之䀨䀨焉則惡乎可也且彼之於
我等威固嚴然未必無素於游從而長於識
慮者則以公謁之餘時與燕接從容不寧得
於張弛之道因咨詢風俗政事及夫獘瘼謀
所以施罷之其為益顧少哉設或二天之杯
慇懃令夕而明日畢吾法焉亦未有損也然
我之所以待彼既如向之所謂者足以保其
毋欺詐足以勸其廉節足以悅其心而服而
何至於法之必行乎是與夫從事於威可不

可何如也綾城具公將出按湖南徵余言余惟公湖西之政如西海湖南之政如湖西考於前而必於後不敢贊爲仁民之說而獨誦其異乎恒之見者以禀于下執事

送許草堂先生觀察嶺南序

萬曆己卯夏嶺南觀察使病乞代　上諭大臣若曰惟是一路民觸辟豪陵宰卒胥將比甚其舉全才重望可任屬以新政教爾予吉者方大臣之未有以聞也豈私謂人曰大臣必舉先生　上亦必用先生至拜果先生也

人有疑者曰先生宜在朝夕獻替之地上
雖重南治不宜内之顧輕且或者先生所少
威猛也固以疑子之言而言又難也奚曰他
人而可為也先生不宜一日於外固然他人
之不可為也毋寧為一路借先生一替手抑
謂民卒豪之悖亂也將威猛以勝諸手斯所
謂牛羊用人而已也夫重先生一出者不以
其儒乎儒之為治異夫是也久矣子路以蒲
多壯士難治也請教於夫子焉則恭而敬寬
而正愛而恕溫而斷數者之外蓋無及也冉

有未喻於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也以請爲則
條其所以設防名仁之於不孝義之於弑上
序之於變鬪別之於淫亂制度之於靡法妄
行蓋明所以有五者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也
今南民之觸乎辟者惟曰不孝淫亂等也而
豪而陵其宰卒而脅其將則亦惟曰靡法妄
行與夫壯士之難治者也於是而新其政敎
使日去惡而從善吾知尊孔子者之優爲也
況先生以自新新民之學侍於　帷幄之久
啓沃乎　聖功本源乎治澤而嶺徼之間布

宣之吏有所不稱也則安得毋岀以導夫流之所未達者乎曰然夫子於用巳也則以為期月而可三年而成於善人也則以爲七年而使民即戎百年而勝殘去殺今先生之道未必不優於善人而夫子之道則亦未易言也安可以三年與七年百年之數而必之於期月之內乎曰先生之道雖不能大化於期月而視夫無政無教者則亦大有間矣夫無政無教者惟刑威之恃爲刑威者有限而政教者無窮將後先生者相繼而守之不已三

年而有三年之效七年百年而有七年百年之效則齊變而魯魯變而道自夫先生期月而始何啻三年之艾於七年之病而已乎於是疑者乃解既而先生以將戒行命豈曰宜有言則敢誦其與人辯者以稟于執事若夫所謂政教之具也之序也則在執事隨時之義損益乎夫子之訓固能事耳不敢覶縷焉

澄映堂十詠序

世豈有觀所謂神仙者而意其居之可樂極言以狀之則洲島烟霞之縹緲洞天宮室之

玲瓏蓋令人嗟羨其究夸誕爾然使無仙則
已有則必樂此也人遇奇山秀水塵埃隔絶
之區則謂之仙境得此境者而為逌築幽棲
身世逍搖之所則謂之地仙夫未知眞仙境
焉知似仙境未知天仙人焉知地仙人然使
無仙則已有則此必似之也抑且有難焉千
巖萬壑攢樹飛泉隱者得之而蓋頭一把茅
不足以喻樓居之敞霧戶雲牕凌虛倒影貴
顯者為之而終身不曾到何足以伴長往之
高乃今有雙全而兩免焉者澄暎堂先生是

也先生即都城之內直南山之下屋焉是山石老而土亦肥其稍穹窿者皆楓松之屬被之而斤斧者有禁故積翠葱蘢然獨盛於宅山都中之第宅遷得其半面輒亭以甲乙先生乃領要而逼真也山又多泉脉其稍窈深者為磵若塘比比居人好事者有然出高而不竭無如丫溪者二道赴谷如争合行汨之于磯懸瀑而下有聲先生乃取而專之也積翠之北有石多盤而古苔窣鋪自成錦紋之縟懸瀑之西有巖屏立而晴露時滴宛然丹

碧淋漓先生之屋二大屋在北之少東東岡北走之所窮有曲軒而名者滴翠堂也小屋在西之少北北洞西窺之所豁而扁其虛檻者橫翠閣也鑿池岡上而滋翠盖之亭亭開徑洞中而夾紅霞之爛熳其又屋之居岡臨池以竣風雨而客至洞迷徑疑俄而突兀者乃澄映堂也屋悉輪奐之偕燠涼之異而飛停之勢隱見之形非尋常棟宇者所能髣髴也問霜後何佳則紅葉似染問雪裏何奇則亂枝受壓蘸水之梅先桃而已春當軒之竹

共蓬而宜夏凡是數者或因造物之變態或容人力之潤色所以足茲堂四時之觀而自夫積翠也懸瀑也紋石也屛巖也天固設之著以有待於堂者盖先生弃而目之為十景以為羣公賦詠之赤幟焉嗚呼世戴清俸餘足為貴顯者之為而跬步大佳地復得隱者之所得與棲居而同敞匪長往而後高豈所謂地仙之人而遇所謂仙境者非耶神仙之樂吾幸而覩之

狼子山圖詩序

豈昔從使朝京遇重陽於遼左盖沽酒賦詩以洩客中之思頗記其地為狼子山也今贊成鄭公出一圖帖示豈曰吾於頃年奉使行未及遼卒遇𨔝賊之驚得道旁山捲一行以避時夜風雪甚人馬忍死待明賴天幸賊未至而地方將官以數百騎来救始與賊遌射郤之用是得免吾所為圖盡其狀志不忘也山名狼子故題曰狼子山圖吾固已自為叙述然子之有以張之也因欲屬諸公詩之豈既閱圖及叙而歎曰遼之東一帶無往山可

記如松鶻山鳳凰山行旅談其名至則數尖
蒼翠耳其狼子山者野次一崢嶸又不足云
而豈以逢辰而有詩公以避賊而有圖吾詩
不足道公所爲圖附以文傳其事將使我國
之人雖未嘗過鴨綠而西者皆知有狼子山
也不亦異乎古人云敬亭之山兀如斷草無
稜角宣城謝守一首詩遂使聲名齊五嶽物
之遇於人如是夫噫以我 王事大之誠以
皇上字小之仁以使价一國之望而律明不
相行李不違則無此理然既脫於難而無所

歸喜非人情也蓋陳綮將有赴急之功焉然
觀其郤禮謝而辭曰此自當行道理可謂知
邊吏之職謹私交之戒者不可强而歸之然
則公於狼子山惡得不爾而諸公幸公之事
惡得不爲狼子山賦也乎哉公曰此吾志也
遂書以爲狼子山圖詩序

平難都監契帖序

豈嘗守西海之截載與信若安地相入蓋諳
三郡之間其俗好爭奪踰犯而騰訛扇怨雖
不可誣人人盡然大抵難治易亂之民也羣

盜之起本道常多於宅方邇者逆賊出於湖
南欺世盜名污衣冠者而千里命醜於三郡
之間亦故因其俗也豈及見本道庚辰辛巳
之饑荒自後連八九年間其益甚三郡之間
尤惨逆謀醖釀其年數幾亦如之意者有以
感陰陽爲災害乎道内若干邑之民習聞其
逆而稍稍從之雖其未從者或相傳言以爲
夸詡獨守土之吏不聞不覺雖其勢然亦由
燭幾微蔑陰伏難也維己丑朴大夫守載李
大夫守安韓大夫守信始克燭所難燭而發

所難發一撥約結而密捕一狀申監司以聞
朝廷盖反形已具舉事有期而毋勤 天兵
羣不逞即 天刑矣吾根株攸連自宅邑宅
道得者雖非一日其誰之力也然而巨魁在
南以孽大憝猶鬱閔俟以一下縣宰設捕有
方雖未先自刃得以車其骨而肆諸市矣是
三大夫之功固在社稷而閔俟宜亦匹亞焉
上首賜茲四人平難功臣之號設都監以幹
盟府書籍若圖繪等事四功臣實尸之其因
鞫獄及預於告捕有功得錄者自大臣亦不

在是列焉不其重耶既而相與列名爲屛風以志同事而榮宣宴之湛樂幸暇日之遊觀則具其狀矣其都廳以下以勞得與焉又以見其事之重也夫以向也易於爲亂之民而從於詩書濟義之賊其患非止潢池弄兵而已而諸公曾不動聲色而平之豈固竊壯其爲今見屬以叙述得不樂道乎

送朴正郎説之巡按咸鏡道詩序

僕嘗奉使 帝京即道途所經全遼一帶見有巡撫巡按兩御史各設衙門門施棨戟前

走將官供給使令甚備出則旗鼓騎從甚盛
其等威略同以爲兩御史之置特以遼地濶
遠一在廣寧城一在遼東城以便糾察邊吏
雖名稱差異其實一體耳及得於所聞之詳
則遼屬山東布政使司其參議一人分理于
廣寧即一布政使也鎭守總兵官達節亦于
廣寧而其副又鎭遼東大要布政主民事鎭
守主兵事若以　我國方面之官擬之則布
政似觀察使鎭守即節度使然布政使體統
殊不如　我國觀察使綱紀之嚴僅可比界

員官盖又嘗見巡按出巡而布政參議陪至
境上如　我州縣官之於使命者然以此知
之也若巡撫盡室以居任所民兵之事無不
統攝而足以彈壓所管之内則乃與觀察使
兼府尹者相似而巡按者單車以來專事糾
摘乃同於別遣御史也以遼之如此足以知
天下大抵然矣顧　我地方無甚濶遠物力
亦苦不足不能為巡按別設衙門而廚傳之
擾徒遍於州縣則一欲如　中朝之常設無
乃有難者乎然自　我受寇戎以来中外草

草將吏無一畏法而觀察使之風威有所不
及則巡按之遣烏可已乎况北方距京師
懸絕當官者率多武夫肥已病民之蠹尙糾
摘之道爲急也乎今吾朴正郎先生以巡按
御史赴咸鏡吾知先生之有志當世也苟自
先生舉職稱 上旨則繼此不必常設但以
時遣而永有防範於一路矣雖如他道又豈
不論得人與否而常待此以澄淸州縣乎先
生以爲何如耳往勉之哉詩曰
國家憂東南御史今赴北人謂此何急不

知重在眷壬辰事可駭鐵嶺先納賊子道
豈折衝凝民務宣 德

三清帖序

畫者狀物蓋一藝也然有業之而進於工者
什常一二其臻於妙者絶無而僅有至於竹
也業之終身而不能工者皆是況望其妙乎
顧妙此者多在夫公子王孫騷人墨客不甚
如業者之為而或頓臻焉蓋嘗求其故而不
得及見古人論畫有氣韻生知之說而後知
必有天得者能是是又宜其風骨之自殊也

然又類言之則蘭於竹次也梅又於蘭次也夫植物者本靜而狀之欲活故難爲特是三者尤難爲耳吾友石陽正仲燮　王孫也而有髮墨之風於藝有不爲爲則必能蚤以竹鳴於世吾儕游從得其所爲隻紙而藏之不知其幾也頃歲兵戈中鳥獸竄相失若話仲燮不免鋒刃臂幾折而續嘗相遇於　行朝勞問死生外不暇叩所有今復暫聚　都下相與咨嗟疇昔所爲無一存者而仲燮從槖中出此卷乃續臂後所爲竹若蘭若梅也亟

展視之則竹如舊又勝而仲燮亦自言差有
化處矣至蘭也梅也與夫志發於言心形於
畫雖皆昔之斑斑已見者而今也犂能使人
刮目雖世之自以一絶得名者不得而幾也
余起而嘆曰多乎哉固謂子有得於天天豈
欲不卒且全其成耶固知子之臂不遂折也
仲燮亦動色既而笑曰顧子之為我題評也
余應曰以余觀子之所為竹也疎而可喜也
密而不厭也聲不作而有聞也色不似而真
也氣不與形而奕然来襲也德不與談而脩

然可敬也是有以發乎意思而自是乃余之
知子竹也若蘭也梅也詩也字也亦各有以
動余者類斯而已何敢即一揮一灑強加指
點曰此尤奇此差不如以為知也世固有能
者為之而不能者議之知者言之而不知者
揮之子欲使余之為此耶仲燮又笑曰子盍
記此言者以文吾卷

琅玕卷序

余少也簡散於凡物可以供玩者無甚喜焉
嘗聞王子猷喜竹云何可一日無此君而蘇

子瞻因云無竹令人俗乃哂之曰人病心不
清涼爾豈有待物而俗耶及長矣益與物
相劘切知夫所與者之頑凡雖未必化我之
心而宜欲得其有以助我起我者是自聖賢
已有之如無故至不去身而琴瑟之屬未嘗
欲廢於前也夫竹者一植物爾若無與於人
之方寸而目其色至如也耳其聲琴瑟如也
得於耳目以養其心亦學者日新之道也即
至可去琴瑟可廢而後竹可無矣用是大覺
哂之非所哂也然竹須費人力而後可有雖

以子猷之高借宅便栽徑造人所顧不免多事焉乃有文與可輩以墨妙傳神使心賞者得之色換於目而王如者猶是聲絶於耳而琴瑟如者故在或滿壁間而不為有餘或置掌上而不為不足是又不更高也耶近者石陽正所為逼真殆世所稀見而自集折臂後愈奇余嘗戲之曰折臂而成醫俗之醫耶盧斯文令公奉使將赴 京師索揮十短幅作一卷以充行裝余經此役屢矣塵埃之路寂寞之故使人困頓昏滯乃今為令公美夫清

風與之後先所至開卷洒然也行抵灤河以西有孤竹城雙節祠者卸鞍一憩而展此當有感會又別者矣

余亦有石陽正所為竹一軸自盧斯文以下文政而足之曰京城地不宜竹然余於平居雖三兩叢必有植焉以為庭實今經兵火無復存者余所以益重仲燮之為而卷之也世猶多故余且不能懷安於茲甘征旅也則卸鞍晴樾關門古驛其退休也則苔磯釣罷稻陂行倦余必以卷自隨而

披展焉時有清風相尋或至明月已窺謂余未嘗一日無此君可矣

送朴僉樞子龍奉使赴 京師詩序

余嘗讀莊氏秋水而歎曰河伯望洋於北海北海若比形於天地不能若是則知不足矣為可以進矣有難之曰河也不可以化海海也不可以化天地伯與若也子奚取於進哉余曰余亦非以其所處者之可化也由河而觀於海失河之多由海而觀於天地失海之多此為能體道而其進無量者矣莊氏固亦

寓言而已而余取者此也今朴僉樞子龍公
奉使將赴 帝京求余一言余以向之說諗
之而曰 我國在外服號爲小中華盖有古
仁賢之遺風焉有禮法焉有詩書焉有 列
聖之澤焉有先生長者賢士大夫焉居是邦
也得於觀習興起宜無所不足者況如公生
於文獻之家才識夙成遭遇 聖明年未及
三十而敭歷華顯秩躋貂玉以應專對之選
焉世恒謂少壯者爲年富是富其方來也今
富如此其名位之鼎至將亦與之俱足何不

足之有而他於鹽纂焉茫然去國而觀於
天子之邦可謂由河而海由海而天地也公
將渡鴨江而西泝遼廣以屬之關貫穿畿
輔以達于京其間城池之壯固士馬之精強
鎮堡之小大相維山海之首尾相護紫薇之
清風可挹屠肆之悲歌如故漕堤危檣之如
簇譙樓遙列而如浮至於 宮闕之神麗壇
廟之清閟省曹之弘敞街市之紛華 朝廷
之揖讓黌序之絃誦鐘鼓旂常衣冠佩履之
聲容數物設官分職典章政事之規模節目

道德文學伎術百家之源委品藻令人竦視
而瀹聽駭心而飫志不暇自省其中之何有
而徒日覺新得者焉亦不暇自識其身之何
如而徒疑與異世者接焉固嘗謂學然後知
不足而不謂其觀然後知不足一至此也為
可愧耶為可樂耶因是觀也而又反之學將
必眼目益大心胷益寬而氣象益有所養推
之事業益可以有為余知公之進於是也沛
然矣公年少於顏回聞一知十之年而期以
夫子從心所欲之境余又未卜其進果何至

而爲足也古人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夫行者有十里而止者焉有數十里而止者焉則九十里非固近也而謂之半焉者以所期者百里也以公之年力有餘尚不肯百里自期也耶譬公今日所登之程往亦三千二百里還亦三千二百里卽不盡一里非足也夫旣可以足矣而望公以國人不以中國之人且不以古之人則是拘河拘海之說而非知道之見也非進道之規也余爲公固異是矣勉乎哉如曰吾嘗亦觀周不一而足其進幾何

云爾則不然余固貴公之年力矣余之初役
已幾四十無聞之時况後此則又衰矣惡能
有得而進焉乎然亦私自點檢四卦而四知
不足矣然公非余倫也其收於一者不嘗優
於四矣勉乎哉言旣復爲詩有所屬焉詩曰
皇朝治道隆倖擬維　吾東以余飽觀光
千里無異風尙有三四事可恨類不克上
欲告　我后下欲言三公自疑所見左亦
患進塗窮公行爲相屬重公敏而聰且値
中興政因革方折衷覃思耳目際倘記余

言蒙所急在人材畦畛宜疏通財粟宜流
行何不錢其銅瀆祭爽神理重賦令民恫
原廟奚襲漢觀德即禁中城邑付文吏有
警易驍雄守牧與守禦元來何必同　時
王所立法當以遵為恭況多對　吾病賢
於良藥攻行矣毋草草擷芳循其纛一一
求故實言則底可功歸來啓沃地　侍夜
金蓮紅建白有次第鍊石期補穹余衰會
乞骨棲遲一畝宮何必自口出乃伸區區
忠

李粲賛見示楊 天使簡帖序

韓子曰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吾東于中華詩書禮樂典章文物無不慕倣素以小中華見稱其爲文辭尤近在新羅高麗時文學之士往往入仕唐元朝游從名學士翰墨間多所領脫而得亦稠載焉洎本朝本國則雖無此等故事而遇有 詔使之至必選文臣伴接其緇衣之好賢白駒之毋避睾多相形於文字則有累部皇華集矣此皆文辭一脉無間之驗也獨語言者終不

可相通而對面須譯爲可恨耳然語言自文辭况之則精之粗也精者旣以同矣粗者有不能同抑何足恨哉夫以唐元朝名學士若本朝前後　詔使其與中國尋常流輩人語言固自相似然須許之發聲響相應如於新羅高麗文學游仕之士及　我伴接文臣者則罕有焉必矣文辭之可貴也如此然文辭至於詩賦叙述則必或淫泆沉濫醲郁英華不能止於性情之當然發見事理之不容已者多矣近自兵興以來東韓將相諸公弭節

勤穀時月蓋上為　殿下以及當事大臣亦各與其跟伴之官隨事輒遺簡帖惟其出於衷曲而切於機宜者故款至而質也約要而警也得之良可珍重亦客遜旋酬荅不煩而易孚其賢於詩賦敘述也較然矣楊子云傳千里之忞忞莫如書况非千里而足之言面之餘者耶不啻無間耳矣楊子又云書心畫也此并字畫而言也心固形於字畫可不欲好耶歐陽子謂古賢傑之士必工於書字此言初若可疑者夫以歐陽子之文章其論賢

傑必類也之所目游之藝果安有不工者乎故觀於書字亦可以知其文辭矣且如王羲之青李來禽之帖不過當時與人往復未事片言而摹刻流行至今如新況非未事片言而足以追古妙蹟則其又傳之永久也無疑矣

皇朝都督僉事楊公以冊封日本副使道由 我疆而自 王京先正使南下 我君參贊李先生實以伴使行初封議之成也豈適奉 國書赴在 皇都以知遴使之甚重其上客必用勳戚貴臣而副乃求之徽將

中於其尤愽而拔其一焉可謂尤難也比豈歸國則兩使亦至舘矣上客所爲詩詞頗出爲邦人誦詠而揚公則人見儀觀之凝遠防範之清約而已蓋不得其文采也既而入釜營之後上客以倭情叵測獨匹馬夜跳而揚公處之從容倭亦無變 天朝遥得其狀有後 命進正使方已渡海將事矣夫是事也自許謨之地固已不能必其萬全是非相半焉然彼無故代人之國則震以 大威於前歛兇而聽 朝命則綏以 大信於後是於

帝王之道爲有辭焉而旣奉使事卽一不竣蔑以復焉理也以　我國之人與賊不共戴之心雖故有所不安於是者而竊竊以奉使之體則所歎服者已有在矣李先生時楊公之在海中而還　朝也示豈以楊公簡帖一篋大抵多從釜營中送先生館者其文辭爲可珍重如諸公有加而字法酷效一王庸可毋善而藏之以圖壽其傳也先生勉乎哉先生屬帶大學士以滯外故見代文辭固其能事也用是爲楊公所傾許畢露其所有而使吾

輩亦與覩焉則先生力也噫邦人始又得公
文采矣然待先生有以張大焉而乃徵豈言
豈言恐不足重輕也

韓景洪書帖序

吾高祖王父以布衣工書字受知 先廟朝
得祿食至折衝上護軍家傳日記數卷吾爲
童子時猶得省見字法妙甚不幸亡失矣族
祖直講公父子曁吾先考皆以筆優場屋稱
然不甚業之以求至乎妙也韓景洪實直講
公之甥孫其出上護軍公亦四代也韓之先

故儒家然無名筆而景洪自知作字便能立
筋骨比長夢王右軍授以所書者再由是自
須得其帖臨之益逼真遂以顏書真書行妙
天下豈吾高祖流波血脉瀆四代未泯而發
之外家乎吾每與景洪語及此輒以追感景
洪亦篤於尊慕不啻若得姓者焉夫書爲六
藝之一藝之尤者也妙焉者盖不能世有故
無間貴富有力與有雅致者必欲得之配以
名畫而藏弆以爲榮景洪之爲宜其奔走一
國若中華之人矣然嘗聞吳道子者學書於

張旭不成去而攻畫而吳道子之畫古今稱絶用是知書之難爲非畫比也況彼之鴻鐘以載烈象容勒之豐碑而弗朽是其施用乃與文章之作並其偉義顧奚以書畫云哉然今時文章果有足與景洪書相待者乎是未可知也抑末世之習貴耳而賤目加以國俗惟地望輕重之雖以景洪之書或不免於瑕謫景洪固無動乎中而陽蚤則有矣吾嘗爲景洪惎之以爲人見出景洪手故得肆其議耳設以景洪所臨右軍書者入之金石而

混傳焉則果有能辨之者乎蓋未始如文章
之妙在目擊之外必以俟楊子雲者而耳不
必見知如此吁亦可異哉然此乃景洪書之
所以爲貴重也若其草書則雖吾猶疑若不
逮真行者及見古人有草書難於嚴重之說
而景洪已自得之良覺其無有不善也然惟
在下凡倫也故有知與不知與疑而後信耳
一被 上聖垂眄則蘭亭璽紙不待異代而
遇矣故其中年所肆力者多爲 宣取入
內而屢有好賜至出 內藏髹櫝緩硯一面

以貴利器可謂榮矣未知吾高祖於光廟
朝亦得有是事否也景洪自廬年益衰把筆
益懶即天下雖有而家顧無傳近自裒閒中
所爲尤稱意者若干文爲帖將以詒後之人
要吾一言以識吾亦欲其後之人知乃翁墨
妙之有自来也於是乎書

山水屛序

吾樂山水也有聲山水于琴者而吾聽之則
琴是樂乎曰然然則是向也樂山水而今也
樂琴乎曰山水在此矣吾樂聽乎此乃所以

樂山水也吾愛山水也有形山水于畫者而
吾觀之則畫是愛乎曰然然則是向也愛山
水而今也愛畫乎曰山水在此矣吾愛觀乎
此乃所以愛山水也古之琴焉者伯牙而聽
焉者鍾子期也世談之至于今不衰獨未知
伯牙之與鍾子期為何等人也今畫焉者乃
李興孝其人興孝者國工也而尚書李公及
其生也使為之而藏弆之既其歿也而裝飾
之以屏左右而閒居則觀焉有以見公所取
者能初不以其人而興孝之受知亦可謂難

矣屛有空焉以要鄙人叙述因得而觀之其
峯巒之嶒崒洞壑之窈窕樹老而石蒼瀑壯
而溪駛寒暑烟雨雪月之所變虹橋飛檻之
所凌往往有人跨驢馬往來隨以酒具或倚
船而捻笛或臨流而濯足者矣對之怡然融
神而恍然不自覺我身不與之岸巾垂袖於
其間也又足以見公之愛是晝也自其山水
之愛深且真也而與夫樂峩洋之絃者殊詎
而一致耳矣噫羿逄蒙天下之善射者也不
自爲弓而用倕之弓倕之爲弓善也王良造

父天下之善御者也不自為車而用奚仲之車奚仲之為車善也今公以天官冡宰而帶大學士實人物之銓衡而文章之宗匠也將推夫愛山水取畫者之心而為之則其事業之盛鄙人不能量矣且聞之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韓氏為人引之而曰仁以居之智以謀之鄙人輙忘其僭為公復效是說而將為當世慶公之道大行也遂書此而歸之

送管押使韓子善令公詩序

朱紫金玉以華其身行則辟人自有道者藐

之云耳亦士之所願欲也然世之去古而今
非一變之積也上而疇咨益以不慱下而親
讎之舉益以為難是其用人之道可知也由
是士得所願欲以爓耀一時誠有使人榮之
者亦誠有不足榮者亦誠有不止於不足榮
而顧足羞焉者也就國制言之自正卿以上
非有 恩旨及有廷推不可得若小卿之列
下大夫之秩（小卿以上當是上中大夫）則以稽古之力拔
萃之科而得之亦一塗也此雖不若尚德之
尊而士論尤以為榮者誠以世道然故也況

自兵戈以來酬賞猥雜名器日輕其榮在此
而善在彼豈不又較然矣乎吾友韓子善氏
自幼有文章盖得之家庭而從試於有司屢
屈而晩成其中重科則由上士例得進秩通
貴儀以聘使赴 京師庶乎其榮耳矣吾雖
無似嘗謬有文名早取科第而其躋于下大
夫之秩則以治邑之最著小卿之列則以乞
師之役夫籍譽於人與因事之急非初心之
所幸也子善氏既幸于下大夫之秩矣而
國家將復平 上必親試儒臣則自三品官

以下例也子善氏可以復幸于小卿之列以重其榮焉吾與子善氏故同業也而獨所得非其所幸不足以為士榮惡得無羨於子善氏乎君自此而上非才力所及者則聽其倘來而已非吾與子善氏所當知也子善氏聲華綽而位望約今其遠行或有為之歛然者故吾為是榮辱幸不幸之譬以敬子善氏且有詩詩曰

伯仲承家千首詩彝翁道氣我尤知海中三島去何阻天上五城遊獨奇丹鳳由来

朝闕處青牛誰識度關時東歸會見鯨
波定自在扶桑浴日枝

贈都總攝嚴上人詩序

前十三年間余以公事西出憩高陽之正因
寺遇一衲僧年甚少端秀可愛余爲之詩其
卷既而不復記名心獨不忘其爲人亦頗念
所爲詩者曰雙眉已了沒一笑似平生問字
翩翩喜談山咄咄明道存妙香嶽親叅首尊
城去意難牽挽臨歧空復情五所云者其師
靜公即道之所存也公今無恙猶在西嶽爲

一世宗風所歸則斯人之有得於方丈者亦
可知也余生平記有僧名不一而足獨忘於
斯人者所重尤在於內而外之尨輕宜也余
取次為詩百不能念一二而獨不忘斯詩者
詩道其人之詳不忘乎詩乃所以不忘乎人
也厥後余出入中外不得與斯人再遇亦不
聞其所成就未嘗不往來于懷也迨壬辰以
來 國家急於兵食取之勸借繫空門為多
助焉而倡帥之事益殷則不得不官為名稱
於是八路各有總攝必擢良能為之而舉國

之中置一都總攝益加 恩奬授以僉樞職秩則又其傑然者也今嚴上人是已上人之以嚴名自始未之有改也而余至于今猶不知上人之為余所遇而愛之不忘焉者無他不記其名故也然茲者上人訪余于西都之旅詢則其類以少長之變初若不類而俄若可認遂相視一笑語及之故則其所成就而有之無毫髮可驚異者是余于上人所重在內者十三年始一日而名失類生之無足云云也嗚呼余豈知人者哉今國中緇流以千

萬計而拔其尤爲一人焉必固有以過人而
動人者矣 國家用僧耳始也而游談之士
以爲今日戰守將吏無其人則余不敢信也
余旣以是謝上人矣後旬有日上人又訪余
告行曰貧道方以廟堂指揮收募錢粮于兩
西昨復捧檄領衆南赴 天將麾下矣余因
勉之曰上人旣以任 國事受 國恩矣何
彼此之異視古人有言曰楚雖三户亡秦必
楚謂其怨之深故報之必也 國家雖倚
天兵聲威之盛而三户之義終在國人今廟

議必出於叉本之見將不獨上人之從行矣勦雖賊而成功名此一時也上人勉乎哉夫以余之終始愛上人而方其赴危難不以為憂以為勉焉者是余之厚愛也仍用舊詩韻為贈云

暫遇年方少重逢面即生幾乎與名失取者在心明手下齊千士胷中儼一城知人幸不妄最是急　君情

鄭先生養一懷愚杏園序

國家自遭壬辰之禍都邑不守而僅復　陵

廟灰爐而丘墟下而士大夫不能保其松楸
桑梓而無復有生理者蓋不足言也余今壹
以罪廢展轉糊口寄於西都而先生管驛大
同一路治在城中尚有吏卒足以給使令日
月之入足以濟十口視余子子而屢空者則
可謂不侔矣然相與語感感畧有求而未獲
有歸而未至殆無以異余者因曰吾于安城
先壠也田廬也雖虵豕之所未踏也而七年
繹騷物業盡矣當此時官無序義難捨去去
亦無以自全活顧吾豈一日忘哉吾居故名

杏園亦正索然矣然顧公之慰以一言也余泣而應之曰雖余也獨無猶夫杏園者乎先生之思激余之悲矣然先生之有杏也豈必如午橋莊之一百條朱陳村之百二十里而感其榮彫之變哉先生之于園也安知不如董仲舒之三年不自窺列禦寇之四十年人不識其居者而睠言在懷如是其不已者果何謂哉昔有象沛而談新豐寓鄭而榜蜀舍與夫晉絃而南音楚病而越聲此人情之不能以所處而不同者也先生焉能以一官爲

家而忘其悲思乎哉然幸茲者天心悔禍狡寇自空畿輔之間當先塋堵矣先生雖未遷去官明年上冢之節隨例得告可以一歸香火展餘徘徊指顧曰某樹吾先人時所種也吾童子與書生時所封殖也就有枯查生蘖數點幽花足為依然而無亦不必為之傷惟自較前時并與四尺之封患在不能復護則已愈矣余既曰余獨無猶夫杏園者乎而余歸又可以早矣所以為自慰者亦復如此云

送宋僉知赴高沙里鎮序

文武不喜相與交其說有二曰業不同也曰勢相嫌也惟其業不同也故飭縱之習殊而介闒之趨異宜其不合而有合焉者則必苟而已其以為勢相嫌也者涉市之可惡而近要之足羞宜其相避而不避焉者則必究於誇矣乃今有無所不可合合不為苟無事於相避不避不誇焉者吾與宋君交是已飭與介雖若儒士之常而有心於矜持者所自範耳若吾者無心焉久矣身且不離於塞市於何有君雖武弁人不見其縱與闒也而不肯

要諸人則其天植也然則吾二人者傾盖而若舊始於參差而歸於爛熳不其宜耶況吾方以罪廢旅食西都而君以選兵將樹乎茲城中居止適近還往以時空谷跫然喜又不可量矣居無幾何　朝廷遷君于西界之僉節制將行矣使吾惘惘然有兒女子之戀且吾二人汝第及衰矣不知一分之後造物者復借一遇之幸乎否也抑因而有所感焉今之建旗鼓長藩臯者皆君後輩不知如君者果在試然後已焉者耶得非君為已則趨習

不羣而甘於寂寞於人則不肯有所要而樂與如吾者交職此之故耶雖吾也早晩倒蒙叙復而無心於矜持任其身之塞猶夫人也以此言之吾二人之前途可揣而知矣茲者寇賊已退疆域當益寧靜白頭相待於山南水北漁獵倘佯以畢餘生乃幸之幸也君以爲何如

送韓贊成謝恩正使序

專對之才自古以爲難況我國于天朝雖名外服之臣而世惟忠順地則密邇休戚

常相關受撫視如一家自聘賀修故常之外行李之以事往来相望焉其有奏陳事情則難其事而使之難固也如謝恩而已則亭若無易難而視其輕重重必重其使此又使之難也我贊成韓公前此從使者一奉使者再皆奏行也物論已歸其難矣今以 天威之下賊窟已空 恩沛再造而有謝則謝之莫重者也一二輔臣當赴矣而相繼在道屬耳公由入座 命陞貳公而行其難也何如哉有難之者曰此說徒知今日之行以重其事

故難而不知實亦有難焉何則向之對賊壘
者　天將也　天兵也戰聲功實我人不能
窺其詳矣而廟朝喜謝係之至必當詳而問
焉恐其掛一萬漏也此獨非難耶愚謂曰不
然是戰也　天朝文武大臣實登之敘功之
奏當也上矣我使但奉謝懸章耳何恤其問
及哉非所知者而以為知亦非使臣道也是
與夫奏陳我情之行惟恐不詳而對焉者不
啻不同矣知不知同不同之倪而審其所處
焉此則難之所在而非彼之為難也　我朝

今日豈少卿大夫而必 擢於三赴之餘誠以其選之難而将無其難廢者矣難之者乃定賛成公適遇不佞於道次而命之一言遂列此以奉焉

留别朴秀才序

余旅而西泊也與朴秀才相遇秀才在問文字之列病不克卒業者屢其病著由受氣弱者少失攝則少作大失攝則大作秀才著以為一生患者尤自傷不復能自力其所為余告之曰子其将去病而後衰者乎子其将成

以寡問於多以虛問於實蓋將以求益也今
子曰多而余曰寡子曰實而余曰虛何所求
益於余而來相問之殷耶豈或以生熟之有
間耶余非才過人而熟也將以年故爲可以
熟熟必衰繼之余方悲及於衰矣然余實未
純於熟而猶有生者存焉未及七十皆進之
年也余用以自慰子非才不如人而生也譬
之白初受采而甘粗受和將無所不可入生
非所患而所可喜也以余慰之且足知子喜
之無窮也抑生亦有二患焉曰可易熟也曰

終不可熟也可易熟者趨卑而不之高期近而不必遠由之不成何足觀乎終不可熟者沉濫而不知節崖岸而不肯乎童習白紛猶夫人也然論其病痛不在沉濫而在不知節不在崖岸而在不肯乎此又不可以不審者也今子示余以類學一編其去夫可易熟者則不啻百千等而視於終不可熟者亦已遜庭矣何問於余而為得哉歸而求之黃卷中當有餘師焉

送柳西坰赴京師序 冬至兼陳奏使

我人之遊于 中國也人之送者必易之以
求觀夫未觀之地之人與夫未曾觀之書此
固遊之所願欲也今公之遊不一再而三也
吾將何以易之哉以地而言則自遼而關關
而畿畿而京大野長城山海津途之形勝
宮廟朝市尊嚴而壯麗蓋已在所飽觀耳因
而究其規模制度與我大小不侔而有不
同則固也抑或可以同而不同者如治民治
兵異其官每城中各設衙門焉 太廟與社
稷並建于 禁中而原廟之制意可無而存

焉此其尤者也講而求之觸類而長之及我中興容有沿革之日而歸則建白行之未必非賴於觀夫未觀之地也以人而言則燕趙之士有戰國時悲歌感慨之遺風而自漢已來號為天下精兵處赳赳皆干城之才無間乘障與遊肆可取次逢也至於經術詞華以翹英於南服者皆聚輦下揖讓周旋而黼黻笙鏞乎皇王之道望而可知其為人幸或接其辭氣而訪其操履雖未必賢於黃卷中尚友而身親遇之之樂則加矣況人者

愈出而愈新不得以累見而怠於挹也獨願
聞文而不愛錢武而不愛死能是者幾人哉
書其名行以歸使 我人皆知之正此安危
無仗之際有以激而勸乃所以貴乎觀夫未
觀之人也若以書言之 我東素稱小中華
自六經子史可觀之書宜無不至者而如公
愽雅君子又安有未曾觀之書乎如或有之
則必志怪若杜撰之屬耳此則非所必觀也
第今兵火之餘公私藏書具亡之京師也不
能不汲汲於求書然請必求其可觀者而已

可乎且公方以文章爲宗匠之望於一時其
所求書尤必以爲文章也夫文章得如韓子
歐陽子可謂能矣若柳子厚則歐陽子以擬
韓子而曰與夷夏何異柳固不足倫諸韓然
亦不可謂不能文者也韓自道其爲文章上
䂓下逮凡幾書耳矣柳自道其爲文章本之
參之凡幾書耳矣韓柳於書何所不觀然其
所用功而得力者則在此若干書而已歐陽
子之文蘇子瞻序之而言論道似韓子論事
似陸贄記事似太史公詩賦似李白亦足見

其於六經而外所得力之尤者在此等書耳矣王介甫常譏歐陽子不學此若以為所少者博記也然信可以此輕歐陽子哉韓子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一則曰未嘗一得其門戶二則曰今幸不為時所用將試學焉是於書宜有先後焉者不亦明矣乎由是言之今求觀夫未觀之書則公果可以省事而日者奉話欲公於留館之日都取韓子文一帙而更加溫熟焉者意已有在云復有詩一章曰

匠妙詞林館閣宜頻年萬里問何為常行故自餘人可別　奏端須幾事知九日黃花明去路陽春白雪媚歸時三之謂甚誰能四笑我賢勞贏得衰

送李應教綏祿赴都體察使幕府序

國家受兵十年已来亦不能戰亦不能守自有識者皆歸罪於民心民心離而不可合怯而不可強而使之戰焉守焉果已難矣然而殊不知前則有所不能罪民後則民又可以無罪盍嘗求之孟子之說乎孟子以亞聖之

智而老於戰國之世知兵之說者宜無若孟
子也鄒與魯鬨民莫爲有司死者而孟子對
其君之問則不尤民而尤有司曰上慢而殘
下也民今得以反之也而又繼之曰君行仁
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今之爲有司者能
賢於鄒之有司乎而　國家之仁政容有未
達者矣是惡能罪夫民之離而不可合哉然
今民所嘗倭兵耳非唯當戰陣者受鋒鏑無
問戰與不戰幷與其父母妻子而罹痛之彼
雖無爲君長之心亦決無觀望之計豈復茹

始者不欲戰哉然而不可使戰是必有故焉
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必有
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蓋以為地利具則雖有得天時者不能勝也
又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
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
人和也則足以見地利具而後人和可責也
地利不具民雖欲毋去將奚所守哉使守有
所可恃則雖其戰者亦身獨戰耳父母妻子
固在守中未必能為君長死戰而能為父母

妻子必矣然且不免則其所甘心也否而父
母妻子不知所歸今日身戰死而明日父母
妻子遇刼死彼其方寸先亂矣古之君長者
雖如文王不過得曰民之父母亦極言以類
之耳今顧能使民獨為君長死而忘其父母
也乎於是眷戀逋竄不暇計其終亦不免而
已是民之不能戰因於不能守不能守由於
無所可恃而向之離而不可合者今則怯而
不可強也至是民為可以無罪矣然則今之
計如之何孟子為滕謀齊楚之患曰鑿斯池

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則是
可為也今雖未遽有以使民效死而繫之以
保其父子之心足以不去則必也城池矣守
或者以倭兵之來城已不能為固而忽之然
亦不思當時驕於邊之不戒而內且不守棄
其大者而小於覘覘焉固已不能無失於在
我而敵特之以久竭所為攻如倭兵者亦罕
有耳况今日之虞方在西北而西北虜之為
勢務有城池自可遮截薾擣　上國邊形可
明其然而非有城守直與之戰於原野之間

則以吾徒步技擊之兵無能為於鐵騎之衝矣往時我國武夫從使臣出遼路者遇虜圍城用一二勁箭却數萬騎至今有名然亦因城而能爾此一驗也今設令奴酋用兵異於它虜然必不如唐太宗兵而吾獨以一安市城哉且如平壤城者京城之貳也誠豫守之當不止為一方地之重一面敵之備苟少有長慮者所及也而以為遼難治完乎則營府物力之粗全輟它不急之作無甚難為也以為大而守不足人乎則苟既完耳緩急幷之

以湊集之人不患不足於守也然而莫爲之料理焉如餘城者尚復可論乎而雖有束練戰兵果何有益否也此在當事之位祭之思議焉耳矣弘文應教李君從事體府過豈于旅居求一言道其行輒敢以區區謬見顯備台裁者錄奉焉

書李芝峯令公安南使臣唱酬卷序

余於甲午冬奉使京師與琉球國人相遇其使臣年七十有餘則以爲稀年之人道海陸累萬里而至將事於 天子之庭其國之遣

之也豈特取其堅悍不衰而已哉必其有以過於人者也譯而與之語問其山川風俗之異疊疊不能捨獨惜其眯於文辭志不能相通耳今從芝峯先生得丁酉冬北行中一録乃與安南使臣唱酬詩也所謂使臣亦年七十有餘是又銅柱之外跕鳶之鄉之人也而奉其王之虔以來徼復 天子之業命且其所爲詞律庶幾乎華人之爲以先生之大雅而不鄙夷與之迭發而相宣山川風俗之異不憑於譯而了了如東西州然想其目擊心

喻之間落地兄弟之歡視余耶得可謂尤多矣噫琉球雖小也其國之人才足以濟其國之用况安南非琉球比也寧又不足於人才而皓白望八之人必勤以事耶夫七十致仕古之制也無乃二國裔而未遵耶或其人能爲有無而不可聽其去耶第非政事之謂而使之當跋涉之勞則非復優老之道也然今以我國觀之仕而不待年至而衰不可事事者比比而有在夫其人則違盡瘁之節而足愧於二國之使臣在夫用舍之地則積薪之

識歸之而二國之使使臣之不如也先生負
當世之重余欲以是講之姑書此而歸焉

韓景洪受　賜　東宮珍菓序

韓子以書藝絕倫受知　上位處之鐵郡以
便時奉　教焉居一年有　詔使先聲遠接
使啓請從行爲備　王人不時之需蓋子之
筆迹先已播聞中華也即　命解郡符遣焉
西而過岦于柳京之僑寓詫曰來日拜辭
東禁見　賜柚子石榴諸品榮溢涯分顧得
一言記庶薰肌浸骨之感有以形也岦歎曰

盛矣哉古未嘗有也予之藝信奇矣以此前
後荷　寵錫於　明主不可勝紀而　青宮
又復鄭重焉如是夫人以其業徼宰相古猶
以為難況於　日月之高　兩作之明而得
以為知己耶果榮乎耳矣古之帝王失於種
種玩好以傷志害政者史不絕書獨吾　君
與　儲君乃所玩好在於翰墨之間而常所
命書者不出於聖賢書訓凡可以養性資治
者此豈不足以為一國之大慶也哉嗚呼予
之拜是　賜也悲動於陸績之懷喜分於方

朔之遺生惟沐芳而忘飢渴死當結草以報
恩私天地有涯此情豈有涯也如豈者衰且
流落一歸難期嘗新則每有後時之媿如臭
則不免離羣之嗟把筆悵然而已

權信川 詞 慶筵圖序

孝子有三願焉曰願親壽也曰願親之養有
以豊也曰願有以榮親而樂其志也今權侯
奉母夫人年既踰耋起居無恙可謂壽矣由
上舍生入仕歷典數邑以百里爲養可謂豊
矣晚登大科適其新拜郡守之月而 恩袍

賜花請客設筵以承顏色之樂可謂榮矣然
使侯妙年已占科第則雖其身享早捷之名
快士子之談而母夫人方且中年一歡笑已
便爲常事乃及喜懼益深之年人事日謝無
可強意而不能復有光華之具新異之觀顧
何以樂之哉使侯以待科第而後仕以至專
城則雖固無所屈意優於俯取而數十年菽
水之奉亦已有所不堪矣然侯果能斟酌進
退於其間而爲哉況尤不可億而保者親壽
也是皆侯之得於天者而非人所能希慕也

夫抑又有難者二焉盖自壬辰以来國事草
草苟完於兵火之餘設科取士不克以時衣
冠文物十不復一而士大夫家雖在閭閻之
內常若不知鑾駕之所於此之時方將迎侍
于便郡而新 恩適亦至矣樽俎伎樂之祭
雖若少歉於平時而惟此得以行之其不寧
以慰而以樂焉者如何耶且侯陽村公之八
世孫也陽村之後世以官位科第繼聲于時
者號為最盛獨派于侯家者有官位而無科
第今侯始兼而得之若以伸夫七世不得題

名黃紙之恨是侯之孝不止於親而達於祖先遠矣嗚呼三願之遂也二難之并也凡在相識撫是圖而為侯賀者將相繼而有作為大卷又別為卷不已也後數年至今侯為縣令龍岡龍岡視信川左饒邑而縣令下郡守一等以侯進塗既闢鶱棲有所而惟便於養不問其宅是其固願而倍難者又可樂道也已

送鄭夢與公赴京師序謝恩使

士之物於宇宙靜則欲動動極而欲復於靜

常情也然動者或有使之者而至於四方之遊　上國之觀則可謂極矣而得之其幸也攬之數千里之外而存之一室之內乃所以貴夫復靜而為之雖若在我亦必素有其具非江海之邊則山林之託而人人之所難也今鄭斯文夢與公奉　使如　京師前行要豈送之以言豈未得所以為公言也一日執訪于其所目其所有事者非行李之為急而顧多退居之需豈恠而問之則曰某薄業在清州亦有容膝之築寔先妣之兆側也而先

時先考之兆卜失其藏在畿之僻某不得不
經營移葬以就同原之吉尚賴天之靈今年
竣使事明年遂私計自是得以蕆拙於松楸
之下矣豈以向動靜之說諗而歎曰如公可
謂得士之幸而無人人之所難者矣茲公出
疆而西也道遼野之脩敻而吊夫今威已後
城郭人民又幾何變航三义而回首感其山
川謠俗猶有與我同者按揄關之故而知長
城因之以拓笑羸氏之徒事於遠而終古有
賴或者有相而爲乎北平飛將之所守漁陽

逆胡之所起而今適為畿輔之形要冀之馬多天下代號精兵之處而馳騁出入果有足觀燕趙之士悲歌感慨其風聲氣習即屠沽之間往往而在日月爭明之大義天地無窮之正氣蓋禮采薇之祠而行於柴市令人激昂而增傷潞河之檣如簇壯貨舶粮舡之四至而由之崇朝以達朝陽之門則　宮廟之尊嚴街肆之夷達省曹之宏敞詩書禮樂之洋洋衣冠車馬之粲粲　聖祖　神宗之所規模鴻儒碩輔之所笙鏞而黼黻觸遇駭眩

不可殫紀而直自覺眼孔益大胸次益寬虛往而實又如是者豈不足以為遊觀之雄乎而幸既得之然此極動之道於氣有助云耳至求之於心則未必有得焉其惟復靜乎公復　命之後因有丘壠之事乞　恩解官而歸服已行止久速則由人乎哉若其翳然林水必有足以棲遲蕭然開徑必有足以成趣曠然眺望必有足以舒散而圖書於左右人事之日疎舉足以靜養其心而心固不欲如枯木死灰然必其氣之得於遊觀之助者與

之厭飫優游焉耳至是或不自知幸者耶難
者耶其可樂否也然會亦不免爲蒼生而起
則其施用之有自功能之有成如何哉豈早
晩承公之敎賦公之居則宜詳其境而苐此
志也奉以爲送行序復有拙詩一章曰
海隅物色　重光日天下謳歌　兩聖人
使節方旋箕尾野　朝槎直向斗牛津漏
殘　鳳闕　求衣夜明動　龍樓　問
寢晨想達　君忱如咫尺春官奉　詔勞
陪臣

申同樞慶壽圖詩序

生而至于八十高年也爵之至于宰樞異數也雖以孝子之爲親自負米至列鼎亦以爲奉何所不欲致者而惟高年繫於天異數繫於上竭其心誠有不能致焉幸而得之則宜有酒食鐘鼓之設以承其榮而導其樂此人子之至慶也學優而取大科行完以登膴仕則人乎若可以自力必致者而亦人人有不能焉幸而得之以其簪纓賓客之盛助爲榮以延之樂此又老親之至喜也高靈申公

年踰耋身尚健自始仕爲五十餘年謹畏如
一日歷典百里去而民歌思之積德有報疇
曰不然大臣以聞于 上由通政進嘉善俄
拜同知中樞府事宅以耆老爵者莫望焉男
户曹叅判隄承政院右承旨偞爲設慶壽宴
於私第初用上年十二月日再用本年四月
日序諸耆老一行序公孫列卿一行呵擁傳
呼溢於巷陌朱紫金玉交於筵席屬 國家
新去亂 上未復盛舉雖不可以大張伎樂
而粗有絲肉之奏以相樽爼之事不害爲行

婆娑以追斑衣之舞酒半在座有起而獻者
曰使我公前此數十年則下壽稀年不足為
孝子之誇後此數十年則鮐耉期頤孝子亦
不欲勞以會客願以此時盡吾屬之觴有進
而侑者曰使二郎君前此數十年則諸生郎
官不能多致長者車轍後此數十年則次第
杖於家鄉而位於廊廟執子弟之禮不免少
衰於步趨願以此時盡孝子之觴又有酌而
祝者曰我公生長老於承平之世而享壽貴
於中興之年二郎君之寵用又未已家與

國同休運其旺乎願盡此觴永毋替此時公於是不厭獻侑之多而二郎君與拜祝詞盖極歡終夕繼以秉燭公倦客乃以序而退縈判君承旨君自奉初宴已命工圖畫其事迹頗得諸學士先生所為賦詠將成大卷而以豈叨忝後宴見屬以序文豈於同樞公故同里而故人子也先人前公二歲生而下世已三十六年矣歎羨悲感不能為懷抆涕拜而書詩曰

孝子由来惟愛日老親寧可不知年春樽

未待椒栢後夏宴還宜櫻笋前彭祖春秋
率八百蟠桃華實仍三千故應仙筭自長
久至慶常如新奉然

送李正郎子敏湖西試官序

謝疊山集古人文章而用七字為卷目曰侯
王將相有種乎盖借吳廣之言以揭示學為
文章者無人而不可能甚善諭也然如山東
出相山西出將在古則然而談人物者率曰
有乃父祖風亦有酷類其舅者至韓子銘孔
氏去聖人卅六世者曰其尚類也莫之與倫

氣類之說誠不可廢也鳳生而鳳毛豹生而
豹斑王之種而璧之生物亦有是況人乎哉
況文章乎哉謝混諸父子文義之會雖一時
高流莫敢造門王筠家七葉人人有集遠過
崔氏雕龍如是者其作當如神仙中人骨法
自殊非烟火食者所能髣髴也 國朝以來
以文章占家數者容齋李公挹翠軒朴公適
會同時而邁絶前後挹翠年未三十而死於
士禍然其已到者如彼容齋早負華使久典
文衡其所彰施可謂無贏而鄭湖陰公之所

沒身嘆服者也今吾李正郎子敏實容齋公
之曾孫而挹翠公之外曾孫觀其所爲文章
則挹翠之清潤秀發容齋之典雅老成蓋已
各得其似方進而未已者也上年以遠接使
從事官往來江上一行推其頴脫今又以行
臺往試鄉舉生于湖西亦斯文重遣也將行
徵余言余以向之說歸之而曰挹翠戚矣容
齋可踵姜也子敏今如此儐華使典文衡自
此其始矣抑余有感焉湖西一道先時文獻
之鄉也如清之鄭韓之李不一二姓而在人

耳目甚盛乃邇年間變故踵生於道內豈文獻之風衰而民俗不善由之也乎臨試必得其文可觀爲文獻家之裔而在野者進之于朝庶幾再篤世臣之義而率新一道之心使人人毋妄稱吳廣之言而爲踰犯之歸亦不妨存疊山之諭以學爲文章果不必有種者能之而種之自我則今亦猶古也如是可矣子敏以爲何如

送林佐郎㦗舟師統制使從事官序

吳起有言舟中人皆敵國也亦足戒矣今日

尸舟師者乎曰不然也而近之也彼為魏侯言君失德則人不附即同舟皆敵以況其外云耳今之舟師調千萬人而載之以浮以泊以當勍敵於不測之洋中殆所謂置之死地而又甚者也設有叛去之心未由矣尸此者撫之而已奚敵之能為吾故不然惟夫不能使人之多寡與舟稱舟之利鈍與人謀而且頡頏軍費自肥而羸下使人人望敵知必死不知戰而生雖其身不暇附敵而其心寧及我皆亡則謂之敵亦可也况空地上之丁壯

而毆之海敵雖善劫不能也東舟中之丁壯而受其敗敵雖善襲不能也如是又適足以為大敵之資吾故近之今有能得吾說而存戒焉必有以易此道而為必可以截敵毋憲乎其越鯨波而為患復安有舟中敵哉 朝廷新拜舟師統制使李公中外咸謂是必能寬 南顧之憂而吾友林負外以材進士先己克從事官告以將行輒用此說為贈庶其持獻丁牙下云 李公名慶澤

國舅延興府院君第燕會序

萬曆三十年我　正倫立極盛德洪烈主上
殿下既冊　新王妃殿下以七月壬申
親迎入宮正位後八日　國舅領敦寧府事
金公以會　冊使幷朝臣聞有　旨宣醞於
是領議政李公左議政金公右議政柳公曁
宰樞若干員詣皇華坊之私第　中使以宰
夫之具至陳于廳事主人若賓皆拜　恩序
坐宣勸之爵又卒繼以無筭爵既而設主
人之燕具獻酬之禮加於常儀酒方行有觴
而言者曰詩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

何釐以女士而其說以女士爲女子之有士
行蓋閨房而有士君子之行必其得於家法
之美而求家法之美孰賢於學士大夫之家
哉然 國婚自 祖宗朝槩取之巨閥世望
而學士大夫顧希有焉今我 王妃殿下出
淸德名家而 國舅公又妙選學士可謂事
之尤異而卜 椒掖之肅穆必于外家之譏
謹此在往牒之明徵也 大禮旣成 國舅
以同朝燕雖或故事有之而今日簪紳之會
不啻其特盛者豈不以此耶賓皆拜主人荅

拜又有觴而言者曰傳曰摯疇之國也由太任把繒由太姒齊許申呂由太姜此着專言家之所由以福而太姜太任太姒之嬪于周室國之福由之又何如也今我 王妃殿下資於家訓以弘 母儀家獲令善之報而國亦藉以尊安夫誰不顧而誰不曰宜耶寘皆拜主人答拜又有觴而言者曰詩關雎之二章有曰窈窕求之至於展轉反側言文王求淑女之勤也其三章曰琴瑟友之又曰鍾鼓樂之言文王得聖妃之以喜以樂也今我

聖上殿下以 壼位久虛而 徽音升聞也
其求之勤得之喜樂宜一似於關雎凡我臣
子雖不得同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焉而美
之而即其 門闌而得焉是以喜我 君父
之喜樂我 君父之樂況關雎之應而麟趾
房中之樂而邦國繼自玆會洋洋歌舞於
天地位萬物育之中曷有紀極耶賓皆拜主
人荅拜既終燕主人 領府事公以命豈曰盡
敘諸凡諸公有以既某亦未必不有以規某
也得終始毋替斯言否將續請諸公形于詩

者而自式焉是年月日謹序

彰賜亭帖序 本以亦恳二字名亭

五峯李先生儐接顧嵓二 詔使既又伴送至境回以其所得亭名語若詩裝成一帖屬岦曰宜有叙焉同朝繼而有作也岦奉卒業而言曰外 諸使之人入覲 天子其有錫賚 恳在行役而歸以為求田問舍貧則亦 恳也數千里山河化之為存無非 帝力 恳在舉國而得以私夫一丘一壑則亦恳也先生以名其亭亶用是說未見有不可

者然事故勞遠人則有而彰是　賜也足以誇耀於鄉國物非貴丘園之爲而彰是　賜也足爲蔀屋之容光繄上客學士爲先生易亭名而行人氏賛其當意者有謂於茲焉而方其相與也語言雖嫌於遷譯斯文乃同於一脉有疑必訂以正有契即怡而順孰曰四海一世無師友也哉是上戴　皇恩之餘獲惠於二大人亦以多矣苟愛先生者得不爲之致慶乎先生雅有高想泉石其好也獨自其妙年蜚英詞掖有所不能自由而兵戈以

來從　王于雞侍馬稱　旨有親之喪不得守制蓋痛迫無奈及既公除益以　寵用其暇尋遂初賦乎加以舊業蕩然未有一錢欲營將老之所而無策矣于斯之際奉使　上國而拜若干金之　賜沿路不費於酒食則時然也還家不付於細君則道然也宜其買山之計不期而適成然要不違遠於松楸之域則可見宿願之在是也天其或者默相其孝思而　寵靈之自出果與蒼蒼者有間哉不幸中之幸又足爲先生慰焉矣早晩亭亭

以畢先生角巾東第而豈可騎驢相就其烟霞之勝耕釣之樂爲先生賦之此所爲志也惟愧無以發揮二大人之謂而張本諸大夫之作也

送朴子龍之江原監司序

潘南朴公由少宗伯拜觀察江原之　命豈聞之喜謂客曰朴公始成奇遊矣客曰朴公方未三十而奉　使道關河三千里以達京師吾子實爲文辭壯其遊之遠以勸其行矣今數年之後而東顧不出疆也若之何始

奇之哉曰朴公疇昔之遊遠矣而未奇也今夫江原一道之內有六六千峯以爲山而九龍以瀦淵萬瀑以疏洞歸天下之水以爲海而日月所生出鯨鰲所沉浮凡寺刹以要領之棲臺以吞納之者不可區記而品論所謂蓬萊瀛洲之屬世果無有則已有則必在於斯焉雖神仙之說秦漢之君所褰裳而濡足者夸誕不足信而縱觀於其間邃之又邃曠之又曠直與顥氣者游於萬象之外不以奇乎此公今之遊也視夫向之穿遼野之漫漫

並長城之委蛇而已也者爲如何哉然且有一焉 天子朝廷百官之富 中國詩書禮樂之統則公之前遊所觀而足也盖已得之彬彬博雅之義矣而獨峻拔洪春之奇則或者似少焉豈猶復有待也乎可以今之遊卜之也容白然既而朴公告豈以將行遂錄此歸之以申勸焉

送李子敏赴端川郡守序

我國物產之美如端州之銀鳳州之米聞於天下者不一而足而士大夫獨羞爲端州者

銀之為物甚貨也故文士罕有至者焉其有至焉則必　朝廷有所病於武弁者而清望之是選也吾友子敏氏於是乎有行人皆引吳隱之貪泉詩曰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子敏氏之之郡也將糞壤視礦穴惡觀夫白金哉吾否之曰今有西子袪服而立於市以為美者辨物者也不以為美者不辨物者也色動者心惑者也不色動者不心惑者也心惑者度已不能遠也不心惑者無與於已也今欲子敏氏不辨物乎不心惑乎夫端之為

州有銀而已乎其亦有民乎子敏氏分 君父之憂以往將惟民之在於心銀果何與哉顧有一焉 國家自多事以來尤勤於貨用如爲鑛者不以銀政爲重嫌於自照管一任其利歸於細人徒慕夫上古捐金投珠之爲則是亦内不足故也賢於心惑幾矣吾以是說送子敏氏非以爲戒特一謔云耳杜少陵詩曰不貪夜識金銀氣子敏氏其將博物自銀始矣

遊金剛山卷序

李監司率仁字民歲民實氏

金剛山在東海上峯巒之瓌奇澗谷之奧美
蓋聞於天下中國人至有結他生親見之願
高皇帝命陪臣詩之而諷想焉良有以也雖
以生長我國之士一行作吏遊不能無方是
迹罕有及茲者或幸而及快壯觀而領幽趣
然僅能獨得耳父不能以喻之於子子不能
以致之於父孰若吾使相公按節是邦觀風
餘暇暫迂轡而造山門二郎君斯文輟清近
之列候起居而來適會其時千巖萬壑如從
衽席上過霜林霽景正與杖屨相期七十綠

髮登陟若飛仉攀侍以拔宅一霎瓊枝顧眄
而在誠何有於垂堂品題之際唯諸如響父
子之間賞知自足使泓崢蕭瑟之境為怡顔
悅志之具但約而入之丹青便是神仙一家
之形象豈不偉哉既而南出朝章于敝邑授
豈卷識其事豈亦為茲山東來之人也而生
有一丈夫子處乃天涯地角之懸雖切戀山
不免寥然獨往輒可嗟惋惡能有以相發也
哉

如長老卷序

技無大無不有得於天者則雖殫極工巧皆
天機也無得於天者則雖若可奪造化特專
攻所至而未必天機也浮屠氏無所用於世
宜不欲以技見今如如公者丹青之妙剞劂
之能顧令國工汗顏而袖手觸類而長之凡
有所迫而為思之餓頃無不徼出人亦不覺
有生孰之間者非天機則不能如是其周也
韓文公稱樊紹述則曰於詩於聲天得也高
閑善草書則曰浮屠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
術則吾不能知矣是何與人之不弘也人之

一儒一釋故自天分也乎況余無文章之用於世而世或以此名歸之殆文章之浮屠者也今與如公相遇年俱臨七十無論天得不天得已不可復事矣相與嘻笑而書與之

送朴汝昇居山寮訪序

吾子方從我學時已翹然釋褐蓋妙年也自今遡數之將及二十年時之學士大夫多其後進也而吾子居積薪之底愈若欲下究然夫計崇庳商有亡吾子固無心於彼者而亂離之餘慈親獨在堂尚無以便一日之養今

又數千里赴北塞管驛吾子以文以吏誰之不如而獨屈至此苟知吾子者寧不爲傷耶然使吾子居有負郭二頃足以仰事俯育則可毋今日捧檄而行矣其窮也亦可想而知也若僕者非所以倫擬於吾子然其發名之早則不甚後焉亦故何嘗僥羡仕秩而祿足以代耕則自享久矣從此惟保 國息不事家人生產以爲當然不幸親不待養而亡又不幸舊業蕩於兵火只今垂老之年城中破屋數間十口尚纍纍而奴僕無一丁不可復

去而緣南晦　朝家之祿士大夫亦未易復
故即衣冠未去於身而餓死之憂已迫恒人
之情以得年壽爲幸而獨恐加之數年愈患
無所稅駕吾子之所覩而悲也吾子今日悲
我亦或有時不暇悲我而自悲又不啻如僕
之爲身計而已然聞吾子所居南鄉山水美
土地饒一人治田足以食百人或如種樹千
頭足與千戶侯等者雖嘗荒棄可稍稍復也
况吾子猶盛年玆遊蹭蹬未遠晼晩豈復慮
如僕慕挨癸於當年臨就木而欲悔也哉吾

子其免矣吾子且行乎哉

送海東回答副使慶寺正先生暹序

海東之使人難其行一則曰風濤之不測二則曰疑信之相半以僕之愛先生豈獨慮不及之哉而一不然者易曰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君子處常處變蓋必有所有事易之所貴者中而程夫子之心存誠敬唐公介之平生仗忠信無非其所有事也然欲震驚而後求中舟危而後求誠敬颶作而後求忠信則難乎其得之而顧已喪之矣今夫萬里者踔

步之多也鯨波者平地之因也但能免喪其
有事則見其跬步而未見其萬里也見其平
地而未見其鯨波也以其素具於處常而非
待於處變也先生其免矣二不然者曩歲彼
國無故以兵入我而行劫掠禍及於 陵寢
誠我不共戴天之讎也然當時主是者特其
大臣既已易世而今日攝政之地一反其為
全還我男女動以百數執送二犯入取戮於
我是其使之來也將善意而尋和事在我之
理有所不能更求竭人之忠於重溟之外十

有餘年之後也使以回答為名豈不有辭而得體耶彼將禮須之不暇信則然矣何疑之有魯論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君相選人而使授之以書書外之辭則有所不授所謂專對也將在三軍則得專制使在四方則得專對其致一也先生達政之君子也而為是行也僕知其報聘之餘優於專對而復　命有光也先生勉乎哉

一其致一也下增入屬聘使事又帶刷還

一句當此固彼國不待我言而方已致意於我者也先生達政之君子也而為是也僕知其回答之餘優推尊對得之笑談然諾之間而復
命有光也先生勉乎哉

送湖南巡伯崔斯文[illegible]序

豈老境也屬得危疾不覺一卧淚浪既少間雖未離枕席聞人跫然尙能自力迎見一日新湖伯崔公至非有相還往之雅視豈德甚悶形於色不交一言而去然可知有意於豈也又後旬日公若以五峯月沙二李公書為

先容者而致之尺牘曰願得一言贈别也夫老是人生近黄昏病非人事好消息而適又相仍則人情之所宜息也二李公迭更一國大學士咸謂一代不數人而其言可扣則一舉而獲之全也夫以人情之所宜息而非唯不息其致意若而勤焉既一舉而獲之全而若將有待以畢全其見求不少置焉此特公過聽於游談以為能言之徒也嗚呼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専制於其境内者亦有君長之道焉凡其諸之不如古人無他以

好其所教不好其所受教如所謂浙水東七州户不下數十萬言其人賢不賢之何限也令湖南亦大矣况兼五十七邑之長吏大抵賢士大夫也豈皆所教無所受教者哉惟我有以不外其人而来其言耳盖未聞有能受在下之善而政猶未通者也豈病殊未去未先張一言以發公方新之政者所冀存夫取無似之心而已愛士爲言苟是心耳豈果不優於治一方而異日任大臣之責亶亦由之而足乎哉

識

退溪書小屛識

右退溪先生書唐絶四首范至能題温公帖日開卷儼然使人加敬邪僻之心都盡而況於親炙之者乎盖書心畫也心畫所形誠足想見其人況先生書端重遒緊雖或作草而不離正平生心不放工夫未必不蹟於斯焉人之接目何嘗邪僻之去也先生晩出偏方獨明絶學一時有志之士如鳳凰景星以爭覩之而豈獨不幸焉先生居外則縛寸廩不

能就先生來 朝則在草土中矣既又吏于西海而太山云頹已焉無復親炙之望則其得先生之書而彷彿乎心畫豈非不幸中之一幸也歟友生田生克禮過敝邑手持是紙凡八囑余付工爲小屏余以向之意告之田生曰得先生書不在多少分而兩有之可矣余喜甚如其言 時令[illegible]毛聿

載寧郡試院題名圖識

隆慶壬申秋九月乙丑設黃海道之文科試于載寧郡守令之同事者凡七人越六日庚

午歲事將相與辭而歸仲黨氏倡為題名圖之說曰吾輩是會不偶然也於是咸樂應而贊成之俾余識意不偶然三字斯盡之矣余復何言哉顧以余之與是會也而益信其不偶然者蓋余之任滿在前月中而以　國有詔使之來不得替否則余不必與矣考官例差三負又豫以一負余實豫考官而三負既備至惟執事一負并其為豫者不至余乃代之否則余亦不必與矣然不必與者何獨是哉使余生之世也之國也官之早晚也之遠

近也不與諸公偕則皆不必與矣然若是者何獨余哉諸公亦皆未始必與之人而至於皆與則又安知余與諸公均之未始不為必與之人而若或有使之者存於其間所謂不偶然者寧不重令人感而題名圖之有益於既散之後者將見之無窮矣

承文院契會圖識

我國重事 大敦交鄰而凡文書之行與啟之稽院實主之故必擇儒臣之新進資敏者而長亦必用宿望焉蓋院號爲人才府庫視

諸館為盛者固也而東西壁稍涉闕冗比以
歲侵而省且不必備員今者幸備未省之數
至於博士以下則多乃三十餘員此文院中
一時之盛也判校公以官參校公以年俱當
躋貂玉之列而南來諸君選之而　經帷史
局遷之而學省郎署當復相繼而去夫以其
聚之盛而必究於散豈不足惜也哉於是乘
卯申之暇集講磨之餘選勝以蹤暢之崇酌
以驩洽之方遞秩而氷壺交映山暮而玉樹
齊欹令人望之若神仙焉是宜畫而圖之而

列名而載詞以毋忘之而軸之所爲作也抑斯文之盛事非耶豈也一無用人耳自分前郤祿與耕而已而且獲預於斯譬之雞處鶴羣可笑也已

李鵝溪題詩山水圖識

畫爲無聲詩詩爲有聲畫盖巖居川觀君子樂之而身爲當世重輕者不暇能也於是必借境於無聲之中而心融神會焉又自爲有聲者以宣之歌詠不如是不足以肖乎所樂也古人曰吾居無山吾目未嘗無山吾居未

嘗無山吾爲李公云云

河大而畫竹識 二幅

故友河君天資高於藝皆絶畫又不習而能尤善爲竹吾輩得其揮洒盖多而以爲河君年富愈後爲者當愈善不甚藏也今吾方伯崔公出此相示於首陽首陽又吾與河君遊處也揮涕而識之

畫之傳以古得貴大而已爲古人矣其所爲可貴如此噫畫之貴乃夫人之不幸也其生也名益盛而益不幸今夫畫者迹也迹益貴

而益不幸悲夫

錦溪守所有山水圖識

山水之樂自聖人已言之下而世之君子居得一泓峙一奔峭怡然若可以終其身行遇一慾稍一潺湲不覺十步而九顧是誠何心哉雖未必皆樂聖人之樂者要之天機暗合乎此而嗜欲淺乎甚宅其樂緊未可輕也宗室錦溪守素好蓄名畫其於為山水者尤癖是樂在山水而有不能入手者將以逞乎其似也前八九年間以青山白雲圖二本要余

詩余以七言近體各一首題而歸之蓋喪于兵火中矣今同旅泊于西京又以二小本來示著有意於尋討者其一乃前掾也余因漫記而併寫其一乃溪山雲樹也此其為異者可毫辨耳而其為同者冲融然耳向之所樂者則何間焉余故不復新其詩而特著其說于此以相其樂云

散畫識 倩李楨作十幅

漁村夕照烟寺昏鐘遠浦歸帆平沙落鴈合四段而為一秋景者也是何江山佳致偏屬

晩暮也古人詩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盖令人樂而悲之矣

李少尹所有古畫識

李斯文伯胤氏得古畫於亂後不知何代人作意其為安堅筆也今以諗余余非知畫者然安堅去今未遠頗嘗睹其真迹堅之畫妙處不可知即一樹一石他人一畫不如者雖余可知此為堅筆無疑也獨漫漶剥落已甚堅之為不宜其古至此此特中間有於庸奴人之手藏之不善故耳然向使善藏則已入

於貴富有力之家未必斯文得也又安知不出造物者意耶繹閱之大抵崇山也回溪也山之離合殊狀而寺觀者于其縹緲屋廬者于其窈窕亭榭者于其陡絶無非稱也溪之源委難窮而曽嵒懸之者為瀑虹橋跨之者為泓輕舲揚之者為波唯左右逢也有驢馬之往来有漁酒之什具有紳裾之園欒要之對山尊壑而主盟泉石者當有其人焉然不可知也人也不可知况為之丹青者耶或引畫出苕溪似輞川者詩而疑其人於趙松雪

葢亦物色焉冠帽有簷而任者以背所以認為元時者乎然我東之制自近堅作故多如此余未信其謂也第森然明白者木脫葉丹禾稼登塲為九月間景耳余與斯文遺四方多虞未可求田問舍不知何處作秋風也令人撫圖羡而悲之

跋

新印陶隱詩集跋

牧隱之文陶隱之詩吾東第一家數也東人學為詩文者必曰唐漢以上則可否而降于

宋元猶必求中原選集讀之而舍二家焉感也抑二家集刊行不廣雖有欲觀者患不可得其僅有之者皆小字本又東人不好事之過也余為是用新刻活字印出陶詩若干帙與同趣者共之而早晚并與牧文更圖廣之此志不忘也盖自活刻之事頗有承籍於方伯而字取通判家藏綱目壞簡者也時甲戌晋州

十家近體詩跋李杜韓柳孟韋小杜黃兩陳

余素不事詩律晚乃喜古人所為則衰退甚矣不能多記集若選洎来守劇地尤不暇焉

因試新刻活字將十家近體印出若干帙以自便披吟且與同衰同喜者共焉五七言不必兼焉者特魚熊掌之取舍也於所取則以全焉者非有瓦礫之可後也唯李杜必兼且全焉者加尊重之意也十家之外似可恨少者李商隱蘇東坡二家余亦未嘗不喜然或不善學焉則其流得無失之艱與傷於易者乎此余過為慮未必通論也后山有云晚覺書畫真有益却恨歲月來無多余之於詩律毋亦類此乎念之是令人嗟惋

晉州詳定文案跋

均徭賦長民之所當先也余以不才代匱自縣至都護府凡五任每汲汲於斯焉其以坊里分者小不滿成數大亦不過倍之揆其差役之故參以物土之宜與遠近要僻之不等則其不能均焉者多矣然爲之通融而損益之不過一冊衙訪問父老一兩日對一吏下手而定也洎來牧于晉則其以坊里分者乃百有十餘夫爲均焉已難於數十以下况不啻伍之者乎就欲爲之通融損益如前之爲

則又一不齊其大難也前人嘗亦料理而事半
未就有如申公點爲覘察難行有如李公龜
壽焉無他其難如彼故也余幸而得州之士
河生與瑞者爲其識慮過人頗亦慨然於鄉
之弊瘼一語而喻余意遂以余前所爲於府
縣而難爲於州者一皆委焉方其盡逐里所
有事羅列揣摩之際文簿蝟毛使人目眩而
心已倦余故授其大要而已不甚預焉居數
月而案成余亦不能加點竄焉顧爲此者河
生而任河生者余也余雖欲詳言其使益而

嫌似於叙績則不可也但前此之時逐里逐年一入結所辦以米率之其緊者餘七石其寬者僅三石今則逐里逐年一入結皆率四石一斗以下雖不能頓寬吾民之力而庶乎其均也如此猶且斗升有加終不可均焉者則令其逐年稅米除遠納漕所而近輸倭料如其加米多少以紓其力而償其重則民亦稱均矣獨前之僅辦三石者今亦在於四石之例則未必稱便也然彼亦民耳既知為其長者為均前所不均者而為此則安敢有不

便者乎雖有乎不過毫耳頭耳且此類者不
過八九里云末世交承之義漸不如古人雖
有無害之政常壞於代者余之爲此非所敢
保於余去之後然萬一遇卓識偉量不蹈弊
習而存用成案乎則幸矣而猶復有所慮焉
其逐年間年有次數一定周而復始者則下
吏似無所容其奸矣至如廨宇垣籬船艦等
項修理之後無逐年間年之常而臨時出令
爲官人與里民接觸事侵蟻乃其所也其有
不應作而作不應改而改甚至有故毀之而

眗告焉者余雖不敏嘗作法之始不至於漫不之省而已有其端矣此在後來高明之或宜留心也

鵝溪公箕城錄跋 箕城平海之一名

鵝溪李相公於岦爲同年生同榜及第雖一爲世用位望懸殊而向相與於聲名意氣之中者不淺淺也今相公初從恩譴回示彼中所爲詩文各一帙所以不暇於他人而必於無似也相公於詩天得而能一世人皆知其可貴不容岦一辭贊而文則雖岦固嘗疑

其不甚加之意也乃今見相公之文如易範
而鎔卽皆成器可以毋讓於古之名能文者
而詩之新得曲盡性情出於森然句律之外
不啻若古文人之詩而與詩人之詩迥別焉
用是知文章雖不必窮而後奇而一向達者
終有不到處況相公觀所未觀於關嶺之東
海岳之壯有以助發其氣也耶由是言之天
其或者屈相公一行以益老其德度而予文
章蓋亦玉成之也以豈之陋其詩文尚且有
短長可言而新舊異觀者願用以謝相公云

平壤刻板孟子大文跋

文章孰如六經亦孰出六經外哉第去聖益遠而文與道離始有本末可言耳而志專研理者則惟泥於本治舉子業者則末且不暇其欲學為文章者見其然以為文章不在是也而從事於百家焉是急感也然六經之文大抵簡奧初學便欲由之以尋作文門户則亦難矣先儒以四子為六經之階梯蓋非獨造道之序然也而即四子中孟子之文汪然有波瀾又百家之不能倫也從事於是流而

為韓歐之文章泝其源則六經之文章孰曰非要也耶平安使相徐公新刻孟子正文屬岦跋夫公之此舉所為承兵火之餘急初學之求將志研理者治舉業者皆賴以權輿焉而岦尤見夫學為文章之不在它也故為此說以復亦欲士子允得是而讀之者便知本末一貫當一併得力也云

麻浦唱酬詩跋 鷲溪梧陰月汀月篷四公各有一首

昨年余去驪江舟泝漢而西感所見有詩既泊于麻浦也頗得朝中三四公所為和章粘

寓舍壁上以觀夏値大水僅免浥損冬火災
慘甚隨身百具皆燼小兒闇喜於蒼黃中自
知收拾小書笥以出向諸和章在其中得全
唯梧陰第一作失所在都以記憶補之今溥
遊西京乃幷鄗作粘在破屛一以感詩章之
更厄以免一以悲衰境之無所稅駕也諸公
之中鵝溪以譴在湖鄕梧陰奄忽爲古人人
事之變又如此獨月蓬丐閑新苙成都與余
止適近早晩一聚開屛而道此云

朴氏家藏許海嶽贈詩帖跋

隆慶元年丁卯許海嶽先生頒 登極詔来
叅賛朴公以遠接使實逆勞其行時 恭憲
大王方 詔入境而昇避 詔使於遊觀如
漢江未遑也其後壬申韓太史捧 詔来公
以陪宴宰臣有登漢江樓之作及太史還朝
海嶽為步其韻因便寄公致之意公珎重之
即所居張揭以當屋梁顏色渝嗣子判書用
裝飾作帖以擬一家青氊而不幸亡失於壬
辰兵火今曾孫都憲復因記憶倣寫而帖焉
嗚呼叅賛公文章醇實國之老成宜形於優

接之際海嶽先生大雅碩望天下一人非苟於海外之交是詩是帖既亡而復存將世守之不已可尚也

關東勝賞錄跋

丹青以狀境可以弗遺毫髮而空翠襲人飛瀑濺聽之爲快則未也杖屨而遊方外可以蟬蛻塵埃而隨身尺素觸目奔峭之爲要則又何如也然得乎此者有所不能乎彼故也足乎彼者宜亦無事乎此也孰若吾方伯韓公遵觀風之路無枉轡之勤而歷領嶽海若

千區之勝賓客子弟從於賞詠無不厭飫乎其間既而命工描寫別作一屛將藏弆以為後日觀古人所云吾居未嘗無山者殆無窮已矣豈不已快且要也哉嗟乎十洲三島之縹緲三十六洞之窈窕神仙擅之以為秘乃遊焉恣其探討而狀焉收攬而歸如是則神仙顧何所有哉吾為執事者懼其太過也

騎省禊帖跋

記憶亂後數年間崔汝以令公為其同省契帖索題一言于豈蓋時　大駕既還都省曹

稍復故而夏曹主兵務尤在所先四司郎中
員外凡八員皆備夫以文士而甚選雖平時
罕備而備於渙散之餘竊知其尤以爲幸而
圖欲毋忘者也豈適有所不暇焉未之應今
豈爲便養喪丐郡東海而本道都事金公巡
至出篋中一帖亦索一言乃汝以公向所屬
焉然汝以公實不曾出以相示者也豈撫帖
而喟曰數行文字之就亦有時耶裴人意思
誠耳不如目矣且此帖之作僅十年耳今汝
以公李養久公俱由亞卿或居守故京或巡

寮北門朴說之公以陛朝官出刺大州金正彦公左僕郡麾李克休公獨泒連邇列而吾都事公吕尚夫公一屆佐幕一帶衣繡偕出入於是方搃之落落相望不啻如晨星況趙時保公已為古人耶非有繪事何以依然相對省中之面耶竊又知當時所為尤重夫此帖之作也若豈景迫桑榆之人凡遇人間事如涉推嬗無不足以生感倍百中年忍脩書此而復焉

辛丑司馬會帖跋

國制士子中司馬試得入太學上舍盖匪釋褐而占科榮也不遷屈以職事榮也其於大科若階而升焉不問可信其才榮也抑又年華芳而可樂也羣隊盛而可樂也其爲父母則及其一日較健不待大成已足慰悅以恳光自此不厭其繼可樂也夫以榮也如此可樂也如此而同得之宜其相命爲同年兄弟之義侔於天倫也况適聚於一席而上承歡顏則老老幼幼之情復可限量耶今觀此帖乃洪叅判公便養大夫人安東府時以其

簡易文集卷之三

斜陽色盡碧如天
岸踏聲斷燕南市
半醉半醒人不語
舞陽緋細太子跪